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，散文，現代詩歌，古典詩詞，曲藝雜談，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n

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梨樹和少年

胡美雲

梨樹長在隔壁少年家的小院子裡，有些年歲了。樹身粗糙黝黑，也並不筆挺，最粗壯的那根枝樞歪歪著個脖子，更是一副老態龍鍾風吹欲倒的樣子，每到枝葉茂盛果滿枝頭時整棵樹便有些頭重腳輕的感覺。後來經過少年父親的牽引加上梨樹自己的不斷努力生長，總算將身子的主幹倚在了少年家二樓陽台的欄杆上，為梨樹的樹身減輕了些負擔。春天的時候梨樹是要開花的，會開出許多許多白色的花。梨花是個急性子，梨樹的嫩葉才冒出些鵝黃色的芽尖時，就有梨花迫不及待地綻開了小白花，一朵兩朵地，某一天忽然抬個頭，就是滿樹繁花了。

梨花自然是好看的。但是，對於那個與少年家一牆之隔，在學習的間隙裡日日有忙不完的家務活的小小少女來說，最好看的卻是無數個晨昏時，坐在陽台上，坐在梨花下捧書而讀的少年。那樣安靜，那樣專注地低首凝神閱讀的少年，全然不管風過梨花落，落花紛紛美如雪，也不顧鳥雀在枝頭跳躍，婉轉低唱，就只管那樣地看著書，那樣認真地看著書，就像一幅畫——是的，若說這世間美好的樣子，再也找不到比美如畫更貼切的形容了。

偶爾，看書的少年也有抬頭的時候，或者看一下遠方，或者蹙眉思索一番，然後繼續捧書而讀。

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

殷運良

在時光的長河中，我們總會遇見一些人，經歷一些事，然後在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記。那些溫暖的瞬間，那些難忘的片段，如同夏日的微風，輕輕拂過心田，留下一片清涼與寧靜。

記得那個夏日的午後，陽光斜斜地灑進窗子，斑駁的光影在地板上跳躍。你坐在窗邊，穿一襲漢服，長髮飄飄；桌上擺著一壺茶，茶香氤氳；手中捧著一本書，墨香繚繞；嘴角微微上揚，臉上掛著淡淡的微笑。一人一桌，一茶一書，那一刻，我彷彿看到了歲月靜好的模樣，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感動。這就是你該有的樣子。

你說，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這句話，

像一顆種子，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。我開始思考，什麼才是真正的安好？是物質的富足，還是精神的滿足？是外在的榮耀，還是內心的平和？

在探尋的過程中，我漸漸明白，安好其實是一種心態，一種對生活的態度。

它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少，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所擁有的。

它不在於我們身處何地，而在於我們如何感受自己所處的環境。

真正的安好，是內心的平靜與滿足，是無論遇到何種困境，都能保持一顆平常心，微笑面對。

你若安好，是對親戚朋友的美好期盼和祝福。當我們問候家人、朋友或是同事時，我們真心地希望他們在各方面都能好好的，身體健康，心情愉快，沒有任何病痛和煩憂。我們關心著他們的身心健康，希望他們能夠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。

你若安好，不僅僅是對別人的期許和祝願，更是對自己的一種勉勵和激勵。只有在每個緊張忙碌的日子中，保持內心的平靜與安寧，才能夠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幸福。面對各種壓力和挑戰，我們需要學會放下無關緊要的紛爭和瑣事，用一顆寬容和理解的心去對待他人，去包容自己。只有在心境上保持豁達與寬容，寧靜與舒暢，才能夠真正地體味生活的滋味。

你常說，生活就像一本書，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主角。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書寫

著屬於自己的故事。有時，我們會在挫折中掙扎；有時，我們會在成功中歡笑。但無論經歷多少風雨，我們都要始終保持著那份從容與淡定。

在你的影響下，我學會了珍惜每一個當下，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個小確幸。

我開始懂得，幸福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沿途的風景。

我開始懂得，人生的意義不在於追求無盡的財富和榮耀，而在於擁有一顆感恩的心，去體驗生活中的點滴美好。

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這句話如今已成為我生活的座右銘。

它提醒我要保持一顆平和的心，去面對生活中的風風雨雨。

它告訴我，只要內心安好，無論身處何地，都能感受到陽光般的溫暖。

如今，我們都已步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，或許不再像當初那樣無憂無慮，但那份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憧憬從未改變。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努力書寫著屬於自己的精彩故事。

在未來的日子裡，願我們都能保持那份安好的心態，去迎接每一個新的挑戰和機遇。

在未來的日子裡，願我們都能在生活的道路上，越走越寬廣，越走越精彩。

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這不僅是對你的祝福，也是對我自己的期許。讓我們共同珍惜這份安好，共同迎接那屬於我們的晴天！

角落裡的夢想

馮清清

一日，我在小區檢到一株已經乾枯了半壁的仙人掌，便把它種在陽台。沒想到，幾天後發現仙人球上端油亮了不少，而且左側還意外地爆出一個深綠色的花苞，倔強地微微朝上立著。不久，花苞就變成了喇叭狀花朵，細細的花莖穩穩地托住碩大的花冠。微風拂過，花朵輕盈地顫動著，似乎在吹響一首洋溢著快樂與生機的生命交響曲，或是在向世人宣告，即使被人遺忘在角落，依然懷有開花的夢想。

這讓我想起網上看到的一張圖片：一棵長成方形的樹。那棵樹扎根在一塊限速牌的管子裡，它的樹桿幾乎塞滿整根管子，隨其形狀長成了方形。樹冠上僅有的幾根樹枝纖細又奮力地伸展著，托著幾點翠綠，搖曳生姿。難以想像，當它還是小樹苗的時候，是憑借怎樣的毅力在黑暗中堅持著向上爬，直到與陽光雨露再度相逢。這是何等頑強的生存智慧啊。

這樣的智慧，我在李娟的書《阿勒泰的角落》裡也見到過。在她的筆下，戈壁灘的小花美得令人驚艷。它們都由透明質地構成：粉紅色、淡青色、淺黃的透明……我想像著，它們在滿是礫石的荒漠裡，只要找到一點水，就會盡快地扎根下來。經歷長達半年的冬季，在零下二十幾度的酷寒下，努力蘊藏那點小小的生機。

生命的美麗，永遠展現在她的進取之中。我至今仍無法忘懷春晚上的聾啞人舞蹈《千手觀音》。當莊嚴神聖的音樂響起，舞者們隨著音樂節奏的變幻，默契地擺出不同的造型，如羽衣般輕盈，如綢緞般柔軟，又如飄帶般靈動。春晚表演要求嚴格，對於聾啞的舞者們來說，更是困難重重。為了更準確地掌握動作，他們努力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感受音樂。有時用影像體會節奏，有時臥在地上用身體感知，或是把臉和手放在音響上覺察音律的振動。經過千萬次的排練，他們讓音樂融入身體和血液，讓旋律與鼓點凝成永恆的記憶。因為這超乎常人的毅力，舞者們才能創造出如此光芒四射的藝術作品。

不管是一朵綻放的小花或是一棵奮力向上的小樹，還是那些為了明天努力掙扎的普通人，都是活在這世間的英雄。正如羅曼羅蘭說的，「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，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。」

圍棋何以成為國際性「公共精神產品」？

——專訪中國首位圍棋博士、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二級教授何雲波

中新社杭州7月20日電 如今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代表，圍棋正日益走向世界，為不同膚色的人所認同、喜愛。為什麼圍棋可以成為國際性「公共精神產品」？日前，中國首位圍棋博士、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二級教授何雲波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，對此作出解讀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中國圍棋文化走出去有幾條路徑？

何雲波：圍棋產生於中國，至今已有4000多年歷史。在其發展過程中，逐漸向周邊國家和地區傳播，其後又流傳到世界各地，從而形成了以中國為圓心，不斷向外輻射的傳播方式。

在古代，圍棋的傳播大致可分為兩條途徑：一路是向東，經由朝鮮半島，再傳到日本；一路是向西，經絲綢之路，傳到漢以外的民族地區及中亞、南亞各國。這種圍棋交流不完全是單向的，當時一些國家和地區接受了圍棋，並對其加以改進。日本更是將圍棋發揚光大，使其完成了從古典圍棋到現代圍棋的轉變。

雖然圍棋從中國傳至日本，但在20世紀初，日本的競技水平已超中國。此背景下，中國圍棋的現代變革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學習日本，這種文化的傳播、影響與接受、反芻，形成了一種互動。

中國對日本的追趕、學習一直持續至中日圍棋擂台賽，該擂台賽象徵著中日圍棋對

抗時代的到來。該賽事自1984年啟動後，陸續舉辦了十一屆，中國棋手聶衛平多次上演傳奇故事，國人對圍棋的關注度空前高漲，推動了圍棋在中國真正走向繁盛。

小棋盤見證著大時代。中國圍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。由于日本最先開始派出大量棋手到西方國家傳播圍棋，所以起初西方國家接受的圍棋文化多來自日本。在圍棋文化傳播方面，中國起步較晚。

總體來看，中國圍棋的對外交流走過了很漫長的過程，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，隨著日本的富士通杯、中國的應氏杯、春蘭杯等世界大賽舉辦，圍棋國際化時代才真正到來。

中新社記者：中國圍棋走出去，在文化交流上扮演了什麼角色，蘊涵了哪些中國文化？

何雲波：自古以來，圍棋本身就體現了中國人的宇宙觀，即天圓地方。同時，圍棋也體現了中國哲學的核心——陰陽哲學。當我們把一切看作是陰陽之道時，圍棋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中國文化的一種象徵。

中國傳統文學藝術，無論是詩、文、琴、書、畫，還是各類棋戲，都與「易象」有關。「像」之具體化即為「形」。「像」的抽象化、玄妙化即為「道」。

圍棋是東方智慧的見證，承載了很多文化價值。方正棋盤，乃大地之象。棋盤「正直」之線道，通神明之德；黑白棋子，象徵

陰陽；棋子散落在盤上，構成天文之象。這體現了中國傳統的一種思維方式，即「立象比德」，以「大道」提昇「小道」，把遊戲政治化、倫理化、玄妙化。

棋樞一味，棋與禪通可悟人，棋中自有妙悟，棋與佛禪之「道」也就有了不解之緣。圍棋選與兵法相通，「三尺之局兮，為戰鬥場」，這也構成了中國古代圍棋思想的四套話語：儒學話語、道家話語、佛禪話語、兵家話語。

聚焦當下，在文化出海過程中，圍棋是很好的載體。當然，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，除了參加世界大賽、交流棋藝外，還需要發掘圍棋文化的豐富內涵，讓全世界都瞭解中國圍棋。

中新社記者：為什麼日本和韓國如此熱衷圍棋？中日韓在圍棋走出去方面，有何各自特色？

何雲波：在江戶時期，日本建立了「御城棋」制度，出戰者有「棋所四家」和六段棋手，比拚非常激烈。而在彼時的中國，圍棋強調更多的是藝術屬性。

縱覽日本圍棋的發展過程，雖然棋道體現了中國圍棋「雅」的一面，但武士道精神貫穿其中。例如，日本圍棋史上的著名事件「吐血之局」，赤星因微口吐血鮮血倒在棋盤前。由此可見，日本棋手將競技勝負推向極致。再看韓國，雖然圍棋在南北朝時期就傳到了朝鮮半島，但朝鮮半島在20世紀之前圍棋發展並不快。朝鮮半島現代圍棋之父趙南

哲曾于1937年前往日本學棋，回來後他走街串巷傳播圍棋。著名韓國籍圍棋選手曹薰鉉曾從1963年起師從圍棋大家、日本名譽九段瀨越憲作，他在首屆應氏杯上擊敗聶衛平奪得冠軍，在韓國掀起圍棋熱潮。彼時，韓國經濟繁榮，曹薰鉉奪冠激發了民族自豪感，不少韓國企業家出資舉辦世界級大賽。

20世紀90年代起，世界圍棋颯起「韓風」，以曹薰鉉、李昌鎬、李世石等為代表的韓國棋手閃耀世界棋壇。與此同時，日本圍棋則逐漸走向衰弱，隨著經濟出現疲軟，日本的頂尖棋手生存環境堪憂，較少參加國際大賽，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，世界圍棋一度變為中韓競爭。

中新社記者：不少西方影視作品、文學作品中會出現圍棋，例如基辛格在《論中國》中提到圍棋思維，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？

何雲波：縱觀西方視野中的圍棋與中國形象的構建，在有確切可考的文字記錄中，最早應從傳教士利瑪竇說起，《利瑪竇中國札記》中首次提及圍棋。

此後，英國東方學學者托馬斯·海德在《東方遊戲》中介紹了圍棋。德國人奧斯卡·科歇爾特于1862年到日本學習圍棋，後來在德國一份大型雜誌上連載系列圍棋文章，產生廣泛影響。1881年，《日本人和中國人的遊戲：圍棋，國際象棋的競爭對手》印刷發行，這是歷史上第一本用西方語言（德文）完成的圍棋書……

玉令慈，不幸於二〇二四年七月廿日下午一時三十五分壽終於崇仁醫院，享壽八十有七高齡。

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0-TULIP）靈堂。

擇訂七月廿六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出殯，安葬於華僑義山之原。

莊孫平遺孀逝世

和記訊：故僑商莊孫平令德配，莊府張太夫人諱慈治（原籍晉江青陽三光天），亦即僑商莊清秀，僑炎，美玲，美雙，美端賢昆玉令慈，於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時二十五分，壽終於DIVINE GRACE MEDICAL CENTER, GENERAL TRIAS, 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，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101-FLEUR DE LIS）靈堂，出殯日期另訂。

仍不忘慈善公益，特捐菲幣伍萬元，充作本會福利之用。

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以予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洪嘉斗庄嚴大哥丁母憂

菲律賓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：本總團諮詢委員洪嘉斗，會計主任洪庄嚴大哥令堂堂洪府施氏秀麗老伯母，不幸於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壽終內寢於家鄉燒灰村本宅，享壽積閱一百高齡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本宅，出殯日期另訂。

本總團聞耗，經馳電慰唁家屬，勉以節哀順變。

陳遠標遺孀逝世

和記訊：故僑商陳遠標令德配，陳府林太夫人諱玉容（原籍福建南安）亦即僑商陳煥哲，煥章，索宇，約兒，黛兒，斐兒賢昆

蔡清淵昆玉捐

中正校友總會福利金

菲律賓中正學院校友總會訊：本總會調查組副主任蔡清淵學長暨賢昆玉令慈蔡府

訃告

莊張慈治

（晉江青陽三光天）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101號靈堂（Sanctuary 101-Fleur）

出殯日期另訂

陳林玉容

（福建南安）

逝世於七月二十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0-TULIP）靈堂，

出殯於七月廿六日上午